



大运之河

前方，泗水龙湾湖

张建鲁



如同我爱龙湾湖的砾石、龙湾湖的云水，亦爱龙湾湖的文创街、果园、石墙石屋的四方合院，以及龙湾湖滋润的葱绿夹山……

砾石的前世今生

汲取日月精华的泗水砾石，讲述着它的神奇，它与龙湾湖的相知、相生、相爱、相融。在尼山和泰岱的怀抱中，龙湾湖是一幅历史和现代碰撞出的写意画卷。6500万年前，一颗流星撞击了鲁西南地区，星际物质与地表岩层相互交融、渗透，落于地表，而成泗水砾石。

《尚书·夏书》中的《胤贡》记载，此石产于泗水之滨。考古及科学研究证明，此石就是传说中的古代名石“泗滨砭石”，也称红砾石，其色红黄相间、浑然一体，既象征皇权尊贵，又寓意普惠众生，如意吉祥。敲之“金声玉振”，亦有通天地、泣鬼神之曼妙。

磬是古代的一种敲击乐器，音域从低至高，磬体由大至小，音色优美清纯，声波穿透时空，余音袅袅，美妙绝伦。

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，中医文化影响深远。《黄帝内经》记载，砭、针、灸、药，是我国古代4种独立并存的医术，流传甚广。走进泗水县砾石博物馆，沉浸在砾石的世界里，亦可感悟出自《后汉书》的“针砭时弊”这个成语。

砾石的发扬光大，得益于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首扁鹊。他用此石施以砭术，刮痧疗法，救治芸芸众生，所以泗水砾石又名“扁鹊石”，砾石刮痧成就了神医扁鹊的一世英名。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生动描述过扁鹊救治太子的故事，至今仍在这泗水两岸流传。

在砾石博物馆或龙湾湖，游人无不被砾石深深吸引着，有砾石刮痧板、砾石梳子、砾石艾灸罐、砾石颈椎枕，也有砾石项链、手环……如今的“文创”砾石新品，映照沧海桑田，岁月流变，就像朝升夕落的太阳，仍然熨烫着我们的心田。

云水和小鱼

云的悠然随和，与太阳的金丝缠绕，肆意摹写着龙湾湖四季绚丽的景象。云下接地气，上接阳光，在青山绿水的熏染下，描绘吟唱着古韵新曲。

行走在等闲谷艺术特色小镇小径，历史与今朝的渊源，分成了无数个段落和篇章。白云讲述的风雨枯荣，像小镇通向外面世界的幽径，在野花青草绿树的簇拥下，叫人顿生遐想。

风打开了云的心窗，丝丝缕缕的雨越下越大，洗去了尘埃，染绿了夹山相连的青龙山、龙门山……龙湾湖水却向往与升腾，攀越山顶，超越峰峦，凝聚成飘渺的云。

龙湾湖源头的一条青界河，正集纳着雨水、溪水、山泉水、晨露水，还有龙湾湖人辛劳的汗水。在青山绿丛间，在白云鹰飞下，一条自带乐器的小鱼，在小河游弋，尾巴摇曳出了花纹，绽开在青界河的清波上，一只野兔在岸边与小鱼儿赛跑。

小河拐弯处，有条长方形青石铺就的小道，石板上的纹理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，引向河边一块3米见方略显平整的草坡。往后看，青界河打开了群山的大门；往前看，永向前方的青界河水，唤着游人照耀自己，正正衣冠，停下来思索……

小鱼向前游着，看清了山的倩影和白云的舞蹈，也能和美丽的“水中大熊猫”桃花水母快乐地玩耍了。天高云淡的龙湾湖，又多了几分梦幻般的诗情画意。

爱在文创街

等闲谷艺术特色小镇的文创街上，游人多起来，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也多了起来。帮卖水果的人捡起落地的苹果，帮开车的小伙伴找到安全车位，帮音乐厅调试音响摆放桌椅，帮陶艺坊研学游的小朋友拍照留念，帮背包客、驴友、散客指路带路，帮游客找回丢失的钱包和身份证，为客人提供自家茶园冲泡的免费茶水……

志愿者和村民笑呵呵的，开心而自然地做着这些小事。他们的微笑，像一朵朵龙湾湖畔的山野花；他们的爱心，像龙湾湖“虎咬瓜”甘薯，叫人心里香香的，甜滋滋的。

遇到陌生的问路人或购物的咨询者，无论是穿红马甲的志愿者，还是说着地道土话的夹山头村人，或是说着泗水普通话的龙湾湖人，都令天南地北的客人心满意足，津津乐道。龙湾湖人最高兴、最愿意听的，是南腔北调的“谢谢！谢谢！谢谢！”

北至夹山头村，东靠龙湾湖，南至北东野村，西临涝沃村，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“村友圈”越来越大，总规划用地面积已达到52.7平方公里。示范区涉及东仲都村、西仲都村、南仲都村、大峪口村、北尧湾村、南尧湾村、房家庄村、营里村、皇城村、土洞村、鹿鸣厂村、于家庄村、连家庄村、救驾庄村、王家沟村、涝沃村、北东野村、夹山头村等18个村，和当下许多旅游村、城中村是大不一样的。

附近的村民安居乐业，习惯了喧闹中种好田，侍候好庄稼和果园菜地，习惯在闹市享受着有烟火气、有人情味的生活。可每个村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又各不相同，可谓多姿多彩、气象万千。

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，来到乡村农舍、田间地头、山前湖边、文创街上来写生，来社会实践，村民们同这些学生娃们互动起来，一幅幅书画作品，一个个好的创意，带着山乡村民的醇厚，闪耀在立体的舞台。

龙湾湖的乡亲们，用善良、用微笑、用真诚，守护着故土家园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。善言、善举、善行，爱心、青春、创业、奋斗，在龙湾湖畔的文创街上传递着、蔓延着、扩散着……

等闲谷艺术粮仓

在山水画廊般的停车场，志愿者引着停好了车，从斜坡顺势走在一个连一个磨盘铺的老路上，被风雨锈蚀的磨盘，像失去光泽的小唱片，重复播放着原生态的古歌谣。

走在等闲谷艺术粮仓大门前，走在世界上最小的“玻璃栈道”，脚下是亿万年前前的红褐色砾石，它像一团凝固的神火，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，与永恒的大自然和人类的远祖通话。

这处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战备粮库，因为粮的基因，是最喜欢阳光的。青石泥瓦的四合院斑驳的墙上，挂满了阳光，留在墙上深浅不一的痕迹，连同屋山墙壁上“济宁市作家协会创作基地”等无数的牌匾，也被太阳镀上了厚厚的金色。

粮仓院内，硕果满枝且有着近70年岁的6棵老梨树，一棵老槐树，用乐观向上的生命，掩去了曾经的荒芜和颓废。阳光穿透老树密密匝匝的绿叶，果子上、枝丫间、树叶上，都被镀上了厚实的光。那粗犷苍劲的纹理叫人怦然心动，每道纹理都是岁月留下的待解铭文。

院内蝉语和鸟啼时高时低，太阳的手指拨开茂密的树冠，便把阳光洒在了脱漆的窗棂上，洒在屋内的雕塑上、陶罐上、照片上、茶台上，洒在书房的宣纸上、书架上，也洒在静静看书的年轻人的脸上。

这日常简单的阳光，让人惊讶和感叹，这不正是无数心灵苦苦寻找的，乡愁满满的家吗？蓦然回首，千寻万觅的诗和远方就在脚下，就在眼前的等闲谷艺术粮仓。

山坡的石头独院

嗅着小草、野花和瓜果混合的气息，漫步在龙湾湖对面青葱蓬勃的夹山上，在鸟鸣虫鸣的田园交响曲中，听着田根、赵岳枫、张伟带着不离不弃跟随他们创业的30多人、平均年龄30多岁团队创业的故事。

他们用心血做墨，用青春做笔，绘就一幅幅蓝图，四合院门前的小溪，门后的翠竹，院中央的绿树，院后的远山近景……他们走遍了夹山头村的角角落落，熟悉了夹山上的每块石头、每棵花草，他们的脚步丈量在山水的绿丛间；他们以“艺术为粮，情怀为仓”，在夹山上下、龙湾湖畔酣畅淋漓。

四合院装饰改造试运营期间，一位作家慕名来到等闲谷艺术小镇，住在夹山坡上的观光房，颇有感觉。以后每次来到龙湾湖，他非观光房不住。几年过去了，他还念念不忘，“透过屋顶的长方形的玻璃，早晨观彩霞，中午观艳阳，傍晚观余晖，夜深数星星。在阴天，观天空阴云的变幻；在雨天，观着雨滴落下时绽开的明亮飞溅，像龙湾湖盛开的白莲花；在雪天，期待每片雪花静静地落下，慢慢覆盖上整个玻璃；外边洁白的世界，无声净化着疲倦的心灵。”

夹山的半山腰上，垒砌的一栋栋山野农家别墅——石凳、石墙、石屋、石院，独具匠心、四四方方的院落，又契合了中国传统的梯园地方。四合院鳞次栉比地坐落在山坡的梯形岩石和松竹丛中，从山下往山上延伸的青石台阶上，留下一道道铁钎的痕迹，往山上一步步升高着，每一块石头都在讲述往事，每一棵绿树都在铺陈学业有成、回乡创业新农人精彩的新篇，演绎日月星辰，守护共同的乡

夹山上升旗

夹山上的五星红旗，每天都与初升的太阳同灿同辉。每月1号早晨7点半，董事长田彬和他的团队，列队登上夹山顶，齐唱国歌，升起国旗。

“每月的1号，大家都早早起来，披着晨曦，登上北夹山顶，一面国旗、一首国歌、一种信仰的力量引领下，升旗的队伍越来越壮大，有孔子文旅、泗水城投、山水集团、龙贵集团，有采风的学生，外地的游客，附近晨练的村民。既有刚刚入党的青年党员，也有在新党员搀扶下，往夹山顶奋力攀登的‘光荣在党50年’的老党员，胸前的纪念章和党徽在朝阳下熠熠生辉。每次升起的国旗都是新的，降下的国旗方方正正叠起来，珍藏在公司荣誉室里，已经有66面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赵岳枫眼里闪着无比的自豪和激动。

岁月和团队相互磨砺着，涤荡出的自信和刚毅，让大山的梦想从山坳的迷茫中走了出来。每当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站在夹山升起的国旗下，视野都是那么辽阔，胸中都是那么滚烫，心中装着梦，在一次次攀登中，变得清晰可见。每一步的前行，都有夹山音乐厅放飞的音符陪伴左右，都有啾啾的鸟儿在前方唱和。

夹山上飘动的五星红旗，夹山上的一草一木，记住了他们的身影，记住了他们的歌声，记住了他们的誓言，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”。天空多情的白云，带着他们的初心，乘着风儿的翅膀，去滋润他们多彩的幸福梦。

爷爷和孙子

龙湾湖北岸棕色的木栈道上，人们接踵走过。不远处的湖边，垂钓的老爷爷，长长的竹竿头上系着小白网兜，他正打捞湖水边一个浮动的矿泉水瓶子，在山和水的背景下，略显得有些寂寞无奈。他身旁一个提着白色垃圾袋的小男孩喊了一声：“爷爷、爷爷，快抬竿，又钓上一个！”

爷爷把竿抬到岸边，小男孩忙从小白网兜里拿出风吹日晒、脏兮兮的矿泉水瓶，装进垃圾袋里，天真地说：“爷爷，垃圾袋满了，装不下了！”爷爷苦笑着说：“俺孙子真棒！回家就知道怎么写青山绿水的作文了。”

忽来的一阵风，把小男孩天籁般的声音送到人们的耳边。远远望去，鲜艳的红领巾飘了起来。一只水鸟叫着，从湖心飞起，从爷爷俩的头上飞过。小男孩捡了一块薄薄的青石片，用力一抛，湖面打出洁白的水花。穿着红马甲的爷爷，也从脚下捡了一片大点的青石片，后退两步，又往前跑了两步，用尽力气瞬间抛了出去。

爷爷要和孙子比比，谁打得水漂更美更远。两条长长的弧线，一前一后荡起洁白优雅的水花，飞向湖心，爷孙俩的心愿也随水花绽放逐着……爷爷告诉小孙子：听你爷爷说，湖里真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泉眼，在幽深的湖底，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，源源不断地喷出甘甜纯净的泉水来，让泗水之滨龙湾湖畔的山更绿、水更清、天更蓝、人更美。

水有源，树有根。从夹山周边的村庄飞来几只守巢的鸟儿，撒下的期盼和叹息，被正在龙湾湖边垂钓的老爷爷钓了起来。在龙湾湖畔的夹山上，他同小孙子植树的目标还没完成，他期盼着老祖宗留下的家训和乡俗，能让饮着龙湾湖水长大的子孙们记住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
龙湾湖采摘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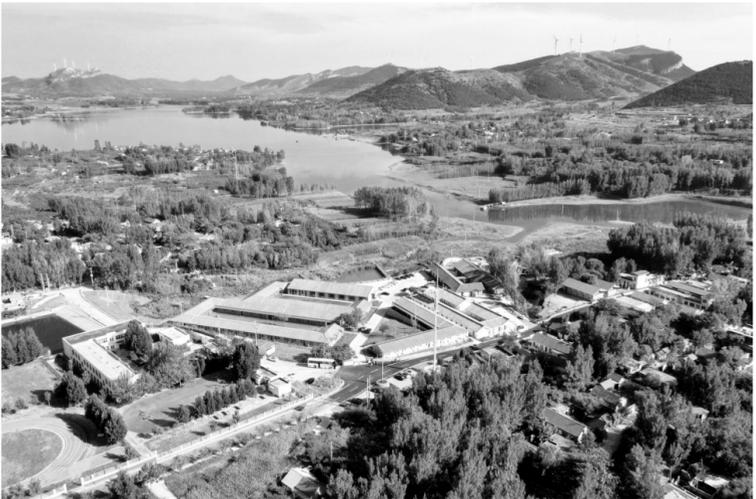
秋天的风掠过山野，送来果园淡淡的香气。苹果、山楂露出红彤彤的笑脸，酥梨、葡萄露出亮青青的笑脸，西瓜偷偷地把欣喜藏在心里，黄红色的桃子、石榴、红枣、核桃，悄悄把天地恩泽呈现在脸上，成熟浪漫、宁静热烈、叠翠流金……看，涵着深厚的龙湾湖，胸怀天下的龙湾湖，夹山八方的龙湾湖，波光粼粼、秋水天长……

明净的阳光，在与花草瓜果交谈，几只鸟儿在山坡和果树上空呢喃着，鸣唱着、盘旋着，层层叠叠的绿树用无数椭圆形、多边形叶片，为它们鼓起掌来，拍得“沙沙沙”作响。

一条红底金字“好客龙湾湖人欢迎您！”横幅，悬挂在采摘园大门的上方。阳光下的笑脸，笑脸下的收获，每一处都是动人的秋色。人头攒动的园里，一不小心，果子掉在树下绒绒嫩嫩的小草上，叫人顿生爱怜。

穿着学生装的小女孩，快乐地紧跟爸爸妈妈身后，穿梭在果子压弯枝头的树下，手里的红色小桶，很快装满了苹果。她双手吃力地提着，嘴里却吵着去不远处的山楂园，她要采红透的山楂送给爷爷奶奶。

亲手采摘的快乐和幸福，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。夕阳西斜，和煦秋风轻轻抚过采摘的人们，每个人的身上，不知不觉披上了金色轻纱。



美好的向往

总有一种向往，定格在行走的瞬间；总有一份付出，换来一份飘香的收成。龙湾湖的秋天到了，秋天的每一口空气，都是那么清新舒爽；秋天的每一缕阳光，都是秋歌的五线谱；秋天的每一枚叶片，都蕴藏着成熟的密码；秋天的每串谷穗，都充盈着饱满的希望。就连龙湾湖水浇灌的“虎咬瓜”甘薯，也按捺不住喜悦，拱破了地垄，正对着灿烂的明天微笑。

向往龙湾湖的人离开这里后，只要有闲暇，有攒下的时间，都会有再来龙湾湖、夹山坡的四合院、姥姥家亲子民宿小住几天的冲动。龙湾湖的节庆文化，乡愁寻根活动，早已从文案的字句里，从唐诗宋词的古韵中，巧妙地融入秋天的相思，令人咀嚼回味，更想身在其中，更深、更细地感知龙湾湖厚重的魅力。

一泓自然天成的纯净湖水，一片无尘的连天绿荫，一座飘扬国旗的夹山，一方善良厚道、民风淳朴的龙湾湖人，又怎么会不令你耳目一新，流连忘返？

一位游客告别龙湾湖时说：“这是我第3次来龙湾湖了，我还会来第4次……迄今为止，龙湾湖是慰藉心灵、放松心情最佳之地，也是闹市里有内涵、有诗意、有情节、有故事”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文如其人。在我认识的众多诗人中，要么个性内向，孤独思考着社会人生，踽踽独行，文字忧郁、沉重而警醒；要么阳光外向，潇洒享受着理想生活，诗行洋溢着清新的空气与思想的快意。

广东作家、清远诗社社长曾新友，就属于后一类诗人。他对事业有责任担当，对生活的诗意有敏锐的捕捉能力，给人的印象深刻。

《悟润诗心》是曾新友创作的第3部诗集，以情与趣为主线，分为理趣诗情、风趣柔情、谐趣幽情、闲趣雅情、奇趣怡情、异趣倾情6辑。诗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诗人曾新友的生活本身就充满着情趣。

诗人的情趣乐山水。曾新友亲近自然，热爱生活，用炽热的内心，俏皮的时尚语言，轻快地描画着驻足的每一处风景。“冬被各种夜色包围/柔情的风是草木最养颜的早餐/……一湖春水的芳心/为过境的白云蓝天制造不肯离去的麻烦”花、风、云天，是那般鲜活可爱，读这样亲切的小诗，谁都希望生活里多制造一些“不肯离去的麻烦”，这是静止的美丽风景。

“被风梳理的竹林/筛出太阳的金光亮点/被竹林过滤的风/拂行人舒展的笑脸/水洗着润滑的时光/空气细嫩成美容的药方”以密竹凉风清溪为布景，诗人捕捉的画面，描述的正是真实的生活场景，这是人与自然的亲密融合。也因此，诗人自然能体悟到生活的实质。

“石板路砌筑的日子/精神长期坚固/大山里盖起的瓦房和木屋/月亮几扇朝外探望的窗户/锄头开挖几百年的生活/扁担挑走艰辛无数”所以，诗人能脚踏曲曲折折的石板路，看山寨变迁，念生活艰辛；所以，诗人能看见山花的微笑、飞鸟的柔情，能听见鹰啼的甜言蜜语，春风的倾诉；所以，诗人在山水时光里，能与田野的每一样事物对话，因为，诗人在田园是自由的——以山水为伴，与花草为友，只有一枚没有束缚的诗心，书写自由坦荡的句子。

诗人的情趣真绿色。“风踏着黎明的旅程/夹着爽朗的鸟声/把夜的睡梦唤醒/冒尖的新叶/打着季节的商标/招摇/花的鲜嫩烙着风的唇印/用显眼的色彩旺盛风景”诗人用别样的语言描绘春光，不仅有着娴熟的语言驾驭力，而且精准对接着每一个赏春人的心。

他从平常的生活里提炼出一种幸福娱情，提炼出一种生活愉悦，这就是爱，并以真挚敏感的心，颂扬一切美好的感情。诗人爱这绿色的风景，因而这份爱也是绿色的，因而这些诗句纯真，蕴藏生意；这些诗情旺盛，充满张力。

诗人的情趣纯生态。“闻着香气进山村/木柴燃煮的肉香//吊起胃口/屋前清溪游动的曲线/透彻山里纯洁的节拍/周边隐隐的鸣叫/迎送频繁过往的飞鸟/村后森林支撑的大气/气息随清风填满满墙角/门口的梯田皱起大山的纹理/撩动来客注目的情绪/餐桌上对碰的笑语/夹着几声汪汪的稚气”这首小诗，运用正面与侧面相结合的手法，从嗅觉、视觉、听觉等角度，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侧面山寨酒宴情形与瑶民纯朴、好客、热情的形象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代山村的幸福生活。这是生态乡土的本色，更是诗人观察入微的地方。

“水是考验自己的底座/浪是鼓动自己的欢歌/要站成柔嫩肩膀上的高手/从别人的巅峰上一路走过/无论风摧雨挫/总把汹涌的激流踏破”这首小诗，并未从船本身直接着笔，而以船作为抒情的主体去看待世界，构思上已然新意别出，引人思考。

像这样的具有哲思的小诗还有很多，诗人将生活中具体的物象与抽象的人之情思结合起来，启迪智慧，本身就是以一种纯生态的呈现。

曾新友是一个有情趣的诗人，他游走在山水草木之间，探访着花鸟鱼虫之乐，书写着睹物感悟之理。他的诗行，物象清丽，语言质朴，内容通俗却不失情趣，贴近着现实生活，怀揣着温暖的情感。

简练、清新的诗行，有诗人生活的写真，有诗人情怀的抒发，有诗人理性的思考；读着这样的小诗，能让我感受到诗人的乐观、豁达与坚韧的情绪，满满都是正能量。

流年

丢失的骆驼

杨福成

见到骆驼，是在我很小的时候。熟悉我的人可能会说，你就吹吧，小时候你连县都没出过，一个小村里怎么会有骆驼呢？

那次也特别，我进了县城，比我们那个村得好几个。第一次进城，得逛逛。百货大楼、电影院，最后在一个公园里见到了骆驼，很瘦很脏，它旁边还有一个很瘦很脏的小老头。

县城里怎么会有骆驼呢？听人说，县里的一个人到沙漠去玩，看到了骆驼，骑了骑，挺好玩，喜欢上了就买了一匹。买了骆驼他不会养啊，就又把骆驼卖给骆驼的那个老头来了。

那个人是谁至今也不知道，能买骆驼，还雇了养骆驼的人。当然，这事儿是听来的，不知道真假。小时候听风就是雨，大了，听风不是风，听雨不是雨。

那匹骆驼怎么了？后来，我又去看过，还在。多少年后再去，公园里就没它了。死了？还是回沙漠了？不知道。那个养骆驼的老头呢？不知道。只知道，那时候，骆驼旁有捆干草，干草旁有个老头。

前两年去沙漠，看到了沙葱，看到了胡杨，却没有看到骆驼。或许是在心里有个情结吧，想着能遇见那匹骆驼，那个养骆驼的小老头。终究是没有遇见。就像有的人，一生只会遇见一次，就再也寻不见了。

寻一匹骆驼和一个根本不认识，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小老头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人生的寻找就是莫名其妙。寻不到的整天找，寻到的丢掉了。

想起骆驼，又想起了骆驼祥子。也真是，叫祥子就祥子吧，怎么还骆驼了呢？听歌，呼斯楞唱的，《天边的骆驼》：“高高的驼峰/从来不寂寞/茫茫的瀚海里印着它的脚印……”

这歌很美，我却听着那么寂寞。好像，我就是那匹丢失的骆驼。多少年后，我也将是那个丢失的老头。

九州论剑

一个有情趣的诗人

凌勇军